

宝石戒指

康·巴烏斯托夫斯基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人 物

尼基塔爷爷

瓦柳莎——尼基塔的孙女儿，十三岁

过路的姑娘

库笛尔金——中士

阿尼西娅——饶舌的老太婆

斯特拉赫杰尔——老狗熊

列钦卓夫——村消费合作社的售货员

妞儿卡——列钦卓夫的女儿，年龄与瓦柳莎相同

巴尼亚——乡村小伙子

集体农庄的驯马员

村里的皮靴匠

森林老汉和野兽若干

第一幕

第一场

森林看守人尼基塔爷爷的小木屋。里面陈设简陋，但很干净。墙上挂着一幅佩戴华丽肩章的库图索夫元帅的画像，还挂着日历和几小捆干草，生着俄罗斯火炉。瓦柳莎在炉子旁边忙着——她是一个浅颜色头发的十三岁左右的姑娘，正在用铁壶烧开水。尼基塔爷爷穿着羊皮袄和毡靴坐在桌子旁边。晚上。桌子上点着一盏洋铁制的煤油灯。窗外风雪呼啸。

瓦柳莎 爷爷，你还是躺一躺吧。这会儿炕上已经暖和了！你还靠着墙边儿坐着，墙多冷啊！风都从墙缝里钻进来了。

尼基塔 躺下来更糟了……咱们这间小木屋本来挺暖和的，就是让那些喜鹊把木头外面的皮都给啄去做窠儿了。没有良心的鸟啊！

瓦柳莎 等一会儿我把茶给你端到炕上来。

尼基塔 我怕躺下，瓦柳莎。躺下了——就喘不上气。一躺

下回头就起不来了。不，我还是坐一会儿好。

〔窗外面凄凉的狼嚎声。〕

瓦柳莎 狼又叫了！

尼基塔 又嚎起来了。这一嚎要嚎到天亮了。

瓦柳莎 它們为什么老叫啊，爷爷？

尼基塔 它們眼紅啦。說真的，狼的生活实在可怜。身上的毛都冻上冰了，冬天里它們什么吃的也找不着。有的狼还得在雪地里挖冻烂了的酸紅果呢。所以它們要在房子外面轉着，嚎着。大概也想到爐子旁来坐一坐，把毛烘烘干，抓抓痒，伸伸懒腰，还想睡上那末一觉呢。

瓦柳莎 （取下爐子上的鉄壶，倒上茶）下了一天大雪了。晚上还在下。那些小松树的树梢都叫雪給埋住了。

尼基塔 （吃力地咳嗽着）多么长的冬天……一个星期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可是冬天还没过完。风老是这么吹，雪老是这么飄。但愿……春天能早一点来到，病魔也許会把我放掉。可是不行啊。春天还早着呢。春天还在一个遙远的地方，在青翠的山谷后面，在温暖的海洋那一边。（咳嗽着，把头伏在桌子上）

〔瓦柳莎跑向他，并排坐下，抱着他的肩。〕

瓦柳莎 爷爷，你別咳嗽了，忍着点儿吧，好爷爷。

尼基塔 那該多么好啊……（急喘着，又咳起来）真能把死神赶走嗎？

瓦柳莎 （含着眼泪）你不要怕死神，你不要去想这些了。

尼基塔 怎么能不想啊！我倒没有什么。我担心的是你。我

在这儿看守森林已經很多年了。你媽媽娜塔莎也是在这儿生长的，后来害伤风死了。就在这里我把你撫养大了，我这个人真蠢啊，老是希望自己能活到一百岁。可如今，看样子連八十岁都活不到了。

瓦柳莎 你怎么啦，爷爷！別难过啦。还是喝口热茶吧。我会服侍你的，爷爷。

尼基塔 服侍什么嘛！說不定明后天就要死了。我只有一件事放心不下，丢下你怎么办呢？要是我死了，你就到好心腸的人那儿去罢。好人到处都可以找到的。

瓦柳莎 比你更好的人是不会有的。

尼基塔 怎么会沒有呢！快別这样說。这是罪过的。对啦……

以前我有个連襟。他是一个退伍的士兵。他抽馬合烟抽得很厉害，一抽起来——就烟雾騰騰的，簡直不能喘气，他屋子里的蟑螂都給熏得慌慌忙忙地往外直逃。那些来不及逃出門外的都給噙死了。

〔瓦柳莎笑了起来。〕

尼基塔 你听乐了。是啊……有时候人家还特意請那个当兵的去抽烟熏跑屋子里的蟑螂呢。可是終于有一天这个当兵的活到了头——死神找他来了，这死神是一个多嘴多舌的、爱找碴儿的干瘪老太婆，她坐在桌子旁边嘮叨嘮叨这个，嘮叨嘮叨那个。当兵的就瞅了瞅她，心想：“你呀，你这个老太婆，先讓你吃点什么甜头再說。我知道你是来要我的命，老妖婆。等着吧，我还治不了你？”他就伸手拿烟荷包。总算勉强拿着了——真想不到一个士兵临死

之前会变得这么虚弱。可是他还是卷起了一支烟，点上火，使劲地抽了一口，把烟朝死神脸上喷，死神就昏过去了，噗通一声倒在地上。他就弯腰把死神抱了起来，扔出门外。打那个时候起，听说他又活了四十年。

瓦柳莎 爷爷，能够给你弄些马合烟来就好了！

尼基塔 我就在这么想啊。要是我能抽一抽，抽上一两口——病魔就会放开我了，可是到哪儿去弄马合烟呢？

瓦柳莎 说不定瓦罐底上还有点儿？（从地上拿起瓦罐，朝里面看了看，把它在桌子上倒了倒——马合烟的烟末儿落在桌子上）

尼基塔 唉，真糟糕，真糟糕！

瓦柳莎 别列包尔村合作社里会有马合烟卖的。

尼基塔 看你说的！别列包尔离这远着呢。有二十多里路。不行啊，没有马合烟只好挨日子了。我是活不久了。

瓦柳莎 你还是躺一会儿吧，爷爷。也许不会喘不上气来的。

尼基塔 好吧，躺躺看。

（瓦柳莎扶着尼基塔，小心地挟着他到炕边儿来。老头子很吃力地踩上踏脚凳坐到炕上。）

尼基塔 森林呼呼地叫着！老天爷保佑吧！这么坏的天气别把什么人刮到森林里边儿去。会迷路的。我们这儿多暖和啊，多干净啊，还有你这么个惹人爱的孩子！（抚摸着瓦柳莎的头发）我真不想死啊！瓦柳莎。我要活一百岁就好了。你也躺下歇歇吧。不早了。

瓦柳莎 我马上就躺下来，要是有什么事情，你就叫醒我。

尼基塔 好，躺下来吧。（躺下）

〔瓦柳莎給尼基塔蓋上了羊皮袄，然後輕輕地吹滅了燈。更清晰地聽到狼的叫声，森林呼嘯聲和風聲。冬夜微弱的青光透進了小木屋。瓦柳莎急忙穿上毡靴，扎上了厚厚的頭巾。〕

瓦柳莎 啊呀，雪還下着呢！（朝窗外望了望）這不要緊……天亮可以趕到別列包爾村。我一定要給爷爷買着馬合烟。說不定他真的會好起來的。

〔風呼嘯聲，敲打牆的聲音。〕

瓦柳莎 這是什麼？別是屋檐落下來了，敲打着呢……怕是狼在敲打吧。多吓人！……（用手蒙住眼睛，哭了起來，但又立刻平靜了）不管怎麼樣也要趕到那兒。（向門走去，又停住，把頭巾扎得更緊一些，聽了聽）爷爷睡了……（悄悄地走了出去，隨手把門帶上）

尼基塔 （在夢里）瓦利^①，小瓦利啊！你在哪兒呢？（靜了一會兒）睡着了。她叫我給累壞了，傻了頭，象她這麼好的心腸，到哪兒去找啊！我不指望羅。是啊……最後一夜該讓我挨過去吧……（沉寂下來）

〔風呼嘯着，森林喧嘩着，狼嚎叫着，快要熄滅的火爐里的火光射在牆上，火光的影子在牆上搖曳着。〕

——幕下

第二場

村消費合作社。在架子上放着茶具、肥皂、裝着糖果

^① 瓦利是瓦柳莎的昵称。——譯者

的玻璃罐子以及其他貨物。牆上挂着好几个挂鐘。在的答的答地走着。还挂着繩圈、鐮刀、馬具。庫茲瑪·列欽卓夫——是个紅头发的人——坐在柜台里面，手拿一个帶大紅玫瑰花图案的茶碗在喝茶。从銅茶壺里給自己倒茶。集体农庄的飼馬員是个矮矮的，穿着翻皮羊皮袄——他在挑选做馬韁繩用的繩子。揀开繩子，聞着它，显然，在怀疑这繩子是不是好的。

列欽卓夫 你在聞什么？又不是买花露水！

飼馬員 花露水倒不是花露水，我是要买一条特魯布契夫斯克^①大麻做的馬韁繩。特魯布契夫斯克大麻有一股蜂蜜的味儿。可是这繩子一股发霉味儿。

列欽卓夫 (生气地)那你放回去吧。馬韁繩还得有蜂蜜味儿！
亏你想得出！

飼馬員 你得要識貨，我的好人儿。看貨色要全面！我不是給自己买的，不是給家里添的。我是給集体农庄采購的。我要是給自己买的話，那我就根本用不着聞了，这得公事公办。

〔阿尼西婭走进店来。隨身牵了一头山羊。〕

列欽卓夫 你要知道，他要有香味的呢！那把这瓶香水拿去吧，洒在韁繩上，不就香了。是莫斯科香水，上等貨，这牌

① 特魯布契夫斯克城是俄罗斯苏維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勃良斯克省的区中心，位于捷斯納河畔。有紡織厂、大麻工厂等。——譯者

子叫“我奶奶的花束”。

飼馬員 你自己去用这些花束吧。我用不着。

阿尼西婭 謝天謝地，总算在莫斯科有了尊敬我們老太婆的好心人了。要不了話尽听見說：聾老太婆，老太婆愛嘮叨，老太婆的奶子都干癟了。什么都推在老太婆的身上。可是在那儿，老人們受人尊敬。就連香水都用老太婆做牌子了。

列欽卓夫 （向阿尼西婭）你又把羊帶到店里來了！

阿尼西婭 这羊性子很温和。它能出什么事兒？

列欽卓夫 那前幾天是誰把肥皂从柜台上拖走的？

阿尼西婭 是块草梅香皂嗎？

列欽卓夫 当然是草梅香皂。那还能是别的！

阿尼西婭 啊呀，好人哪！我不会賴的。这可真是作孽，我賠你錢，四十个卢布。該死的羊，它把整块肥皂連包裝紙一块兒給吞下去了。那紙上还有画：画着一个头发梳得溜光溜光的、臉蛋兒紅噴噴的美人兒。当然，画兒可惜了。后来这羊嘴里吐了一整天的泡沫。我的好人哪，那沫兒可真香呀，粉紅粉紅的，真好看——再好看也沒有了！沒有出什么事兒！羊还活着。就是羊奶里整整三天都还有一股草梅味儿呢。

列欽卓夫 还发了奶了！

阿尼西婭 凭良心說，这块肥皂就是你的妞兒卡遞給它的。你的妞兒卡真是太淘气了。

列欽卓夫 你看見了？

阿尼西娅 这我说不上来。我不作孽。不过那天妞儿卡老是在山羊旁边轉着。肥皂是放在这里的。(指示着)喏,就在这儿,当当中中的,就这样! 放在柜台上。山羊得豎立起来才能够得着呢。要是山羊豎立起来,大家还不都看見了。

飼馬員 这牲口会叨东西,根本用不着豎立起来。

列欽卓夫 我馬上把妞儿卡叫来問。(喊)妞儿卡! 到这儿来!

妞儿卡 (在門后)干什么?

列欽卓夫 有話說,要你来!

妞儿卡 (在門后)說什么話呀?

阿尼西娅 你看,这就是听話的宝贝儿!

列欽卓夫 說俄国話:快来!

(妞儿卡上——她是一个紅臉蛋儿、紅头发的姑娘,蓬着头。)

妞儿卡 干什么?

列欽卓夫 前天这山羊是不是在这儿?

妞儿卡 是啊,是在这儿。

列欽卓夫 (威胁地)是誰把肥皂递给它的?

妞儿卡 (放連珠炮似的)我在这儿耽过,可沒有递过。是它自己叨去的。腿那末一豎,用牙那末一啃,就把肥皂叨去了! 我还吓了一跳呢。

列欽卓夫 去你的吧。我耽一会再跟你算賬。你手里藏的是什么?

妞儿卡 什么也沒有。

列欽卓夫 給我看!(夺过妞儿卡手里的彈弓)你看我不拿这个

彈弓揍你。

阿尼西婭 这妞儿真是野！

飼馬員 她不讓男孩子走过去。拿彈弓打他們打得很結棍。

她彈得可准呢。昨天打中了電綫杆上的電綫，就响了足足有五分鐘。百發百中！電綫很細的。這可不是每個人都能彈着的。

（妞儿卡站着，气呼呼地垂着头，用手撥弄着柜台上的干酪。

列欽卓夫 （向妞儿卡）你就会給老子丟臉。你以为我治不了你了？我会治你的！

（妞儿卡下，在門口回过头来向阿尼西婭伸了伸舌头。

阿尼西婭 （害怕地）这下子我可把禍惹到自己头上来了。（向列欽卓夫）你可別为山羊的事儿怪我。現在我真把它没办法。你以为我愿意老牵着它走嗎？我到这里——它也跟到这里。我到村苏維埃——它也跟到村苏維埃。我到井边打水——它也跟到井边。

列欽卓夫 这是为什么？

阿尼西婭 怎么你还不知道？斯特拉赫杰尔它在村外打轉呢。

飼馬員 你是說狗熊？

阿尼西婭 可不是狗熊。孩子們都管它叫吓破胆。因为你一看见它那毛茸茸的臉和凶狠的样子——你就会吓破胆！吓破胆！两腿就会发軟。

飼馬員 这狗熊是挺有名气的。是个老狗熊。你这是怎么說的呢？冬天它蛮好在山洞里睡覺，它干嘛現在要繞着村子打轉呢。

阿尼西婭 它大概是聞到了柳絮的香味兒，要不，就是大家燒火的煙冒進它的窩里去了——到春天煙總是要往地洞里竄的。它一醒我們就倒霉了。它到處追趕着山羊。把山羊單獨留在家裡我可有點不放心。狗熊很狡猾的，它會『扭開門鼻兒，就把山羊拖走了。

列欽卓夫（向阿尼西婭）你最好還是把山羊牽出去吧，把它拴在台阶那兒。要不，它老是發散着一股味道。

阿尼西婭 啊，我的好人。我沒有話說，馬上就牽出去。（牽山羊下）

（巴尼亞走進了店裡。

巴尼亞 庫茲瑪·列昂奇依奇，你們這兒小鈎子有嗎？釣魚鈎。

列欽卓夫（把裝魚鈎的盒子放在櫃台上）五戈比一個。

巴尼亞（挑選着）我要最小號的。

（阿尼西婭回到店裡來。

阿尼西婭 人家還說，有這麼樣的一個女人在村子里走過去。說是挺年青的……（用頭巾的角擦了擦嘴，準備有趣的聊下去）說是很年青，長得又俊俏，她的一雙眼睛向着你一看，那才逗人哩……

列欽卓夫 象這樣的新聞你給我店裡一天要帶來多少次。別聽她的了！一個阿尼西婭一來就象是一架打谷機開動了——頭都要給闖大了。

（瓦柳莎進來。她全身都落滿了雪，受凍了，人消瘦了。她在門口停了下來，羞怯地和大家道好。

阿尼西娅 人家怎么说，我就怎么说。我干么要撒谎呢。七十岁都活过来了。

列钦卓夫 人们是喜欢讲寓言的。(向瓦柳莎)噯，怎么样，姑娘？尼基塔怎么样？

瓦柳莎 (忧愁地)咳嗽呢。病很厉害。怕是不行了。他的马合烟抽完了。他说，要能抽上一大口烟，马上就会轻松得多的。我就是来买马合烟的。

阿尼西娅 二十多里路！深更半夜的！从森林跑来！真是个不知死活的孩子。

列钦卓夫 我这里还剩下点儿马合烟。五袋烟的样子。(向瓦柳莎)你很为爷爷伤心吧？

瓦柳莎 (轻声含泪地)是伤心。

阿尼西娅 怎么不伤心呢，她又没爹，又没娘。只有一个尼基塔爷爷疼她。

列钦卓夫 (向瓦柳莎)你带来了布袋没有？

瓦柳莎 带来了一个小口袋儿。(递上小布袋)

列钦卓夫 (把马合烟倒在袋里)全都在这里了！一点烟末儿也没有了。

阿尼西娅 (向瓦柳莎)你给爷爷煎一点浓汤。浓浓的。铁锅里倒上点儿水，再放上一片干越桔叶子……

(门外脚步声，喧鬧声，叫声：“滚开，该死的东西！”)

阿尼西娅 不是别的，一定是山羊又跟谁斗起来了！……(说着就蹒跚地向门走去，没有走到门口)

(门开了。进来一个中士庫笛尔金——一个结实的，饱经风霜的人，

背上背着一个装东西的口袋。

庫笛尔金 (生气地)这是誰的山羊拴在台阶上?

阿尼西娅 (往后退鞠躬)怎么,大爷?

庫笛尔金 是你的山羊嗎?

(阿尼西娅不作声。)

飼馬員 是她的山羊。这头鬼山羊,别带来了,老天爷!

阿尼西娅 (向庫笛尔金鞠躬)請原諒,大爷!

列欽卓夫 真是莫明其妙。

庫笛尔金 可不莫明其妙!最受不了的是它从背后撞上来。

要不是我連忙躲到柱子后面,差一点給絆倒了。軍大衣都撕破了。(給他們看撕破了的軍大衣),

阿尼西娅 我給你縫,乡亲。你就消消火吧,別生气。

庫笛尔金 您倒說得輕巧,消消火!这件軍大衣是无价之宝。

战争时期我一直穿着,还到过柏林——子弹一次也沒有打穿过它。誰想到碰上山羊倒遭了灾。羊嘛也得象羊的样儿,怎么两只后腿挂在那里,脸上还黑里巴拉的尽是墨水。

阿尼西娅 这是我給它画上的記号,乡亲。来吧,把軍大衣給我吧。我給你縫縫。我的羊是撒野了一些。挺淘气的。

庫笛尔金 (脫軍大衣)最受不了的是,嘴里衔着个东西。撞了我,可是嘴里东西还衔着不放。我一看——是块鯪魚!

塞滿了嘴。我从来还没有听說,要拿鯪魚来喂山羊的。

阿尼西娅 你这是报复了。它是不会去叨鯪魚的。

巴尼亚 我也看見了。它在啃魚尾巴。

列欽卓夫 我說的是呢，難怪它直盯着鯀魚咩咩地叫！（算賬）
你啊，阿尼西婭，還得賠給我七十五個戈比。這會兒給
呢？還是過一會兒給呢？

阿尼西婭 耽一會吧，老爺子。

飼馬員 是啊，這山羊可真是賠錢貨！

列欽卓夫 以後別再讓我看見這頭山羊在店里走了。它每天
都得闖禍。

庫笛爾金 （把軍大衣給阿尼西婭）喏，給我縫吧。

阿尼西婭 喲，大爺！沒有針綫。

庫笛爾金 （脫下軍帽，從帽子的里布上取出穿著綫的針）按規矩一
個戰士在生活里是缺少不了針綫的。拿去吧。

（阿尼西婭坐在箱子上，開始縫軍大衣。）

列欽卓夫 （向庫笛爾金）您打哪兒來的？好象不太面熟。

飼馬員 我也在納悶他是誰呢？咱們的人早都從戰場上回來
了。

庫笛爾金 我是過路的。

阿尼西婭 （感嘆地）哪兒來這麼多過路的！一會兒過去一個
女人，一會走來一個士兵。人們走來走去的，好象世界
他們都嫌小了。

巴尼亞 （贊賞地看著庫笛爾金制服上別着的幾個獎章）八枚獎章！
都叮叮叮叮直響呢！

瓦柳莎 就象小鈴鐺一樣！

庫笛爾金 我是遠路來的，你們不可能認識我的。

列欽卓夫 您不想喝點茶嗎？

庫笛尔金 看样子，得喝一点儿啦。(坐下，喝茶，叙述着) 我经历了卫国战争。是啊……在军队里我是个工兵。我的工作就是架桥。现在嘛，也就是说，要回家了。一路走着。从铁路到我们家乡有一百多公里呢。

飼馬員 那得辛苦你这双腿了。

庫笛尔金 有那么一点儿。

飼馬員 那该歇歇腿儿了。

庫笛尔金 我也正在想呐：要不就在你们这儿住上三四天。你们这个地方真是世外桃源。多水多森林。

列欽卓夫 請在我們这儿住上几天吧。

阿尼西婭 (向庫笛尔金)你家有几个人？

庫笛尔金 就我一个，全家都在这儿了。

阿尼西婭 这么說是个孤儿。就象她，瓦柳莎一样。

庫笛尔金 (看着瓦柳莎)原来这样。

飼馬員 你說你是个工兵？

庫笛尔金 是工兵。

飼馬員 你会修理渡船嗎？

庫笛尔金 跟你說了吧，我是个工兵，說了！那工兵应该懂得些什么呢？首先要懂得架桥，然后再会造渡船和建筑其它的渡口，讓军队通过多水地带，明白了嗎？

飼馬員 明白了。

庫笛尔金 你們的渡船坏了嗎？

阿尼西婭 你要是一坐上去——魂都要吓掉了。

庫笛尔金 那么，你们就非我不行。(向飼馬員) 兄弟，喝一会

几茶，我們一块儿見集体农庄主席去。在那里把一切都商量停当，渡船管保給你們修好。我再上自己的路去。我有个怪脾气，坐着沒事儿干——我就受不了。总有个什么地方吸引我去，好象我忘了什么东西在那儿似的。就是这么点毛病。（向列欽卓夫）你讓給我一点馬合烟好么？想烟抽——想得連牙帮子都发酸了，我自己的一大早就抽光了。

列欽卓夫 您来晚了一点儿。剩下的一点烟都叫这个姑娘給买去了。

庫笛尔金 （向瓦柳莎）要不，你讓給我一点吧！

瓦柳莎 尼基塔爷爷不讓卖的。这是給他治咳嗽的。他是个病人。

庫笛尔金 噯，你呀，毡靴里的小花，太認真了。

瓦柳莎 （把馬合烟袋遞給庫笛尔金，溫柔地笑着）那你就多少，拿多少吧。抽一点儿吧。

〔庫笛尔金就取了一撮馬合烟放在烟口袋里，急忙卷了一支烟吸了一口，然后捧着瓦柳莎的下巴端詳着，脉脉含笑地看着她。从后面房間里走出了妞儿卡，她站在門口边，皺着眉头看着瓦柳莎。〕

庫笛尔金 噯，你呀！辮子上带着蝴蝶結！我拿什么来答謝你呢？（向阿尼西婭）把軍大衣遞給我一下。（在軍大衣口袋里摸着）是不是就拿这个？（从口袋里掏出一只銅戒指）都沾滿了烟末儿了！（把戒指上沾的烟草末儿吹掉，又在大衣上擦了一下，然后給瓦柳莎戴在中指上）戴上它祝你身体健康。这一个鑲宝石的銅戒指是非常奇妙的。（微笑）因为你要是把